

# 深山砺剑

■王贵铭 黄武星



子夜时分，西北高原巍峨的群山之间，一阵阵战车轰鸣声打破山谷的寂静。火箭军某旅数个发射营趁着夜色进驻深山驻训场，开始新一轮的红蓝对抗演练。

“磨剑之工倍于锻打。”望着窗外轰鸣而过的导弹发射车，教导队队长张福明不由得想起古人铸剑的说法。前不久，部队换型新装备、探索新作战模式，恰似一把浇灌成型的利剑。张福明接到加强蓝军小队的命令，要求全程参与驻训分队各项训练，力争在一次次对抗演练中把大国长剑磨得更加锋利。

“客人来了，咱们会一会去。”回过神的张福明转身对忙碌的官兵说道。随后，一行人整理装备，向着墨黑的夜幕奔驰而去。

## 一

发射3营三级军士长李炯万万没想到，前几天还在台下听他讲课的上等兵，现在反过来给他上了一课。

事情还得从几天前说起。发射3营进入驻训场的那晚，一名体型瘦削的少校来到宿营地，想邀请发射4连连长王兵去教导队给蓝军小队讲讲。宿营地正在搭建，王兵抽不开身，就让李炯前往。这时李炯才知道，这名少校就是发射连连长出身、号称能让驻训分队“脱层皮”的蓝军小队队长张福明。

走进教导队学习室后，见张福明和蔼可亲，战友们也一副虚心求教的样子，于是乎，在聊天式的交流中，一向开朗的李炯分享了不少心得。

没过几天，发射3营组织发射演练，正当导弹起竖之时，一颗颗手雷滚落到发射车下，象征摧毁的红烟瞬间腾起。

复盘会上，营长郭浩捏着拳头扫视着会场，一脸的恨铁不成钢。李炯万万没想到，演练前的那次交流给“敌人”透了底，让他们提前知道了布置，然后从坡下的视野盲区，摸到距离阵地30多米的地点投掷手雷，而自己莫名其妙当了一回泄露机密的“罪人”。

“下次我们一定能防住！”连长王兵拍了拍一脸愧疚的李炯，招呼他一起重新制订防卫方案。

时隔两天，发射3营再次拉开演练战幕。各发射架顺利进入隐蔽待机状态。预定行动时间临近，李炯却发现主用备用通信手段均联系不上营指挥所，顿时急得满头大汗。这时，他猛然想起自己曾跟营指挥所的参谋专门聊过极端战场环境下的通信问题。他迅速冷静下来，将所有通信手段一个个试，最后启用卫

星通信，才及时接收到了指挥所的任务指令，最终顺利完成发射。

凌晨时分，发射3营指挥帐篷内，官兵疲惫中带着些失落。这场演练，不见敌特骚扰、滚滚硝烟，却在无形的电磁领域给各部队带来沉痛教训。

演练一开局，营指挥所有线通信线路遭到破坏，周边还被搭设无线干扰器，让指挥所成了聋子哑巴。复盘会上，蓝军小队的二级上士李义昊男上合分享干扰营指挥所通信的经验的心得。这个精通通信网络搭建和维护的通信骨干，把战场通信干扰玩得炉火纯青。而发射营这边，大家都沉默不语，以前是“一营一杆枪”，各要素离得近，通信干扰影响不大。现如今，换型新装备、运行新作战模式，各作战要素分散部署，尽管号手能熟练使用各类通信手段，但首次面对这样极端的电磁环境，都有些猝不及防。待到所有要素统一启用卫星通信后，有的发射架因延误通信而错过了发射时间。

从有形的骚扰到无形的电磁干扰，蓝军小队不断带给发射营新的挑战。复盘会结束，蓝军小队成员已然离去，发射3营的帐篷依然灯火通明，系列应对措施也在指挥员的商讨中逐渐成熟。

## 二

接下来的几天，发射3营一直在组织单项训练，难得几日的风平浪静。一天下午，王兵搭乘补充物资的给养车进了教导队营区，下车后直奔正在组织体能训练的张福明。

“王连长来传经送宝了。”张福明满脸笑意地迎上来。张福明以前当连长的时候，两人没少在各类集训比武上比拼交流，既是老对手，又是老朋友。

“我是来取经的。”寒暄一阵后，王兵这才道出用意。张福明听罢眉头一挑，心领神会。每次复盘会上，双方都是毫无保留地分享战法和心得，看样子王兵这次专门来“取经”，就是想了解更多蓝军的战法和导调课目。

张福明拉着王兵走进作战会议室。只见墙壁上挂着一张喷绘的大表格，上书《对抗课目清单》，下面导调课目和作战手段应有尽有。

王兵有些惊讶，他没想到蓝军会将这些“绝密”大大方方地挂在墙上。

“你不怕我知道这些手段，你们就对付不了我们了吗？”

“我并不在乎输赢，只在意你们这把剑是不是磨得更锋利。”张福明拍着王兵的肩膀说，“再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胜负还得演练场上见分晓。”

“那咱们演练场上见！”两人相视一笑。几天后的深夜，战车的轰鸣声响彻山谷。王兵带领的车队向阵地机动，在经过一处村落时，被一堆沙土拦住了去路。

“下午对阵地进行勘察时还没有。”先遣队的官兵满脸疑惑，此时掉转头头更换其他阵地，或者呼叫工程车辆都已经来不及了，必须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清理。

“车队就地隐蔽，警戒就位，其余官兵拿上工具跟我来。”王兵眉头一皱，迅速下令。有人说：“这可能是老乡无意放置的，没必要伪装警戒吧？把人都用来清道，能快很多。”

“如果这是在打仗，你觉得需不需要？”王兵此话一出，大家倒吸一口凉气。不到一刻钟，车队清理完障碍物，驶向阵地并圆满完成发射。

复盘会上，大家才得知，其他车队也遭遇了类似的特情。有的是在工地旁堆放着建筑材料、有的是田地旁的道路堆有农作物，他们误以为是老百姓无意为之，就把敌情抛到了脑后，不承想，迎来的却是蓝军的精确打击和突袭。

长久的和平环境，让大家对战争的残酷有些陌生。如果不是提前看了《对抗课目清单》，自己能不能意识到无处不在的敌情？王兵心里琢磨着。

“铁棒都能磨成针，你这块‘磨刀石’早晚也会被磨平的。”几天后，王兵又去找张福明。看见《对抗课目清单》上又新添了几条内容，他笑着摇头叹气。

张福明怎能不明白老朋友的担心。半年前，旅党委决定加强蓝军小队，张福明意气风发地收集资料、组建队伍时，就有人对他说过这话。那段时间，他总觉得有一只猛兽时刻在背后追赶，生怕蓝军这块“磨刀石”失去磨剑的作用。

“既然选择成为‘磨刀石’，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尽我所能让‘大国长剑’更加锋利。”张福明也想将战法秘而不宣，也想让蓝军小队次次凯旋，但他深知“磨刀石”的使命，所以干脆将战法挂在墙上。此后的训练中，双方胜败不一。很多时候，官兵以为完全摸透了蓝军的“套路”，却又被层出不穷的新战法打得措手不及。

“希望经过我们磨砺的部队，能在未来战场上应对一切敌特情，圆满完成作战任务。”在一次演练过后，张福明拿出一沓厚厚的笔记本，说出了蓝军小队的愿望。为了能更好地完成蓝军的使命，他带着蓝军小队反复研究国内外战役和武器装备，琢磨着用好手中装备模拟更多实战情景……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提升导调能力上。

听着听着，众人沉默了。大伙又看向张福明手中的《对抗课目清单》和准备上报的《装备采购清单》，心中肃然起敬。有这样的对手，是他们的幸运，亦是大国长剑之幸。

## 三

驻训迎来尾声，发射3营官兵信心满满地迎来了机关考核组。

“发警报信号，迅速进入防护状态。”接到作战命令后，负责主攻的某发射架收到“核袭预警”指令，发射3连连长李迅迅速下令。穿防护服、紧固车辆……系列行动一气呵成，一旁掐表的考核组

成员暗暗点头。

与此同时，蓝军小队建起一顶气密性帐篷，再往里面丢上几罐烟雾弹，腾起的烟雾不断翻滚。参考官兵依次进入的烟一会儿，就有人冲了出来，掀开防毒面具，满脸痛苦地咳嗽，被判受伤或者阵亡。

李速看得两眼发红，没想到竟然在这些平时练得烂熟的课目上栽了跟头。无怪多练，他迅速调整人员编组，补齐空缺号位。

“号手就位……”在发射车的轰鸣声中，发射流程稳步展开，一旁的技术室工程师开始设置技术特情。令李速最为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于主号手和备份号手先后“阵亡”，接替瞄准号位的是刚接触专业不久的新号手。他操作时一着急，三个面只校准了一个，传到发射车一看误差太大，只得重新瞄准……待到点火时，已经晚了42秒。

“老号手要加强基础课目的训练。”复盘会上，这次负责主攻的发射架架长李速耷拉着脑袋。他知道，新号手操作熟练度和心理素质有待提高，参训时间短，存在些问题情有可原。但老号手在防护、救护等基础课目上栽了跟头，却是怎么也过不去的。

“关键问题是战场意识不足。”张福明站起来打断道，老号手基础课目熟练度是没得说，但葬送在细微之处，如防毒面具过松等，而平时他们检查别人的多，自己有问题不知道，或者觉得无关紧要不愿意改，直到走进浓烟滚滚的密闭帐篷……

指挥帐篷内，电脑主机“嗡嗡”作响，帐篷外的夏虫声也格外刺耳。郭营长寒星般的双眸扫过会场，他以为这段时间间隔三岔五就跟蓝军搞对抗演练，战场意识不用多强调，没想到却因为有些课目缺乏检验措施，还是让和平侵蚀了空子。

演练的目的不是决出胜负，而是发现问题，最终是为了解决问题。考核组带走了7类数十条问题，留下发射3营官兵展开新一轮洗礼。

望着成绩单，旅领导在担忧中又有些许欣慰。这种心情，发射3营被蓝军小队找出问题同样感同身受。他们都认为，在平时发现了这些问题，总比在残酷的战争用鲜血换教训要强。更何况，这些问题并非鸡蛋里挑骨头，而是演练中切切实实暴露出的问题，有的看似无关紧要，但在复杂战场环境下，谁说“蝴蝶的翅膀”不会成为改变战局的力量？



副刊往期美文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在庆祝教师节的热烈氛围中，我想起一个问题：谁是我敬重的老师？答案是我刚当兵时的团政委张传苗。坦率地说，他不仅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人生导师。

我于1978年3月9日入伍来到原沈阳军区23军某团。新兵训练一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团特务连警卫班。那天一大早，我来到张传苗政委办公室打扫卫生。初见眼前这位首长，我心里有点紧张。他一米八多的大个头，非常魁梧，眉毛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有些威严，白皙的脸庞上挂着微笑，又让我感到和蔼可亲。当听到他与我有点相仿的山东口音，我心里才放松了一些。

张政委也是第一次见到我这个新来的警卫员。

“小伙子，什么文化，哪里人？”“报告首长，我去年高中毕业，山东省齐河县人。”

张政委边洗脸，边扭头微笑着对我说：“小曹，你要好好工作。我给你提几点要求，欢迎吗？”

“当然欢迎！”

“今后希望你做到‘三个一’：每月花钱不超过一元，每月要读一本书，工作要做到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能做到吗？”

我迟疑了一下回答：“能做到！”“你为什么迟疑了一下呢？我担心每月一元钱可能不够花。我转念一想，战士是供给制，吃穿不用个人花钱，给亲友写信也是免费的，每月花一块钱买香皂、肥皂和牙膏也就够了。”

张政委要求的“三个一”，我是尽量坚持了，后来最先突破的还是每月花一元钱。我入伍时的津贴费是每月7元。随着物价上涨和购买书刊等花销的增加，每月一元钱怎么也打不住了。现在想来，张政委提的“三个一”，涵盖了物质、素质、人品这几个人生的重要方面。每月花钱不超过一元，是要求在物质上勤俭节约，不要奢侈浪费；每月读一本书，是要求不断提高文化素养，增强工作本领；工作要做到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是要求在人品上追求高尚，表里如一，不能做人前一面人后一面的两面人。几十年来，我不仅没有忘记老政委的要求，还经常用它衡量自己在言行是否符合其精神。这“三个一”不仅是我走好军旅第一步的基石，其中的精神也融入骨髓，成为我做人做事的准则。

1979年初，我们团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展开紧急战备。在那次军事行动中，我们团经过摩托化行军，来到黑龙江省嫩江县委海公社驻扎下来。边境作战打响后，尽管首长们能够看到通过机要部门传来的战场情况简报，但其他信息十分闭塞。张政委交给我一个任务，白天在家里收听广播，记录有关边境作战的各种消息。每天无论回来多晚，他都要听我介绍从电台听到的战况、国际反响等。那段时间，通过每天给政委说新闻，对我的表达能力锻炼很大，我对时事新闻产生浓厚兴趣，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1982年7月，我从大连陆军学校毕业。军政治部干部处陈维华干事与我谈话时，我说，我愿意继续回老部队学习锻炼。当时，张政委正在军里开会，我希望

# 师者之风

曹瑞林

他时，也汇报了想回团里工作的想法。他说：“回到团里你想干什么呀？”我说：“我学的是财务工作，想到团后勤处当财务助理员。”他说：“你不适合做后勤工作，朝政工干部的方向发展更适合你。”我回答说：“组织上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到团里报到后，我把行政关系交到团干部股时，靳长晨干事说：“张政委专门交代了你的工作安排，到团里八二炮连任司务长。”听到这个消息，我有点发蒙。一年前，这个连出了一起在全军通报的案件，从此士气一蹶不振。

我是党员，组织让干啥一定想办法干好，这个基本觉悟还是有的。我到连队后，着力打造“后勤不后”的炊事班，要求战士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以前的后勤干部不出操，我不仅自己出操，还带着不值班的炊事班战士出操。整理内务也与战斗班的标准一样。连队没有多少伙食结余，穷得叮当响，我想办法调剂改善伙食。我经过计算，感到做肉包子比较省钱，官兵还爱吃，就把原来每周吃一次包子改成吃3次。我经常到炊事班与战士同劳动、同娱乐，及时做战士的思想工作，连队后勤保障工作焕然一新。1982年底，原沈阳军区在团里召开新营房建设现场会，推广我团营建经验，在全团选拔3名优秀司务长到会议上做后勤保障工作。张政委亲自点名让我当会议主副食品仓库保管员。我尽职尽责地把这项工作做好，受到首长和同志们的好评。此时，我充分理解了张政委的一片苦心。

我在张政委的领导下工作了10年，那10年正是我人生起步、成长的关键阶段，老政委的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对我影响至深，一直校正着我前进的方向。他把学习工作当作最大的嗜好，此外没有别的爱好；他对人总是真诚坦率、无私相助，从不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这些对我影响很深，后来我逐步走上领导岗位，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学着他的样子说话办事。

回首逝去的岁月，我常常为自己在当兵之初就遇到这样一位严师而感到幸运。我曾想，自己能够得到老政委的培养关爱，可能是个特例。然而没想到，后来见到许多老部队的战友，说起老政委的关怀，都能讲出一串生动的故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想，这便是师者之风吧。

# 探家归队

侯殿忠

##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军旅岁月里，我对“探家”二字有着特殊的情感和体验，忘不了第一次被批准探家时的激动，忘不了探家途中背着大包小包挤火车的疲惫，忘不了进门见到亲人的喜悦，而让我最难忘的是，离家归队时告别父母妻儿那难分难舍的场景……

1976年初，时值隆冬。我休探亲假回家结婚，半个月的假期一晃就到了。走的那天，凌晨三四点，全家起来忙活着为我送行。“上车饺子下车面”，母亲把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饺子端到我面前说：“趁热吃吧，吃饱了路上暖和些”，她把煮好的鸡蛋用毛巾包起来装进挎包，“这个在路上吃”，接着又把早已准备好的花生、大枣、红薯干往行李包里塞了又塞，边装边说：“这是咱家乡的特产，带上回部队让战友们尝尝。”

这时，半天没开口的父亲说：“时间不早了，走吧，别误了车。”说着走到院子里放起了“二踢脚”。“砰响”几声巨响，划破了小村庄的寂静。这是家乡出门远行的亲人饯行的一种方式，也叫“壮行”，寓意出门顺利吉祥平安。全家人把我送到大门口，我回头看到虚弱的母亲一手扶着门框，一手用力

# 山花烂漫

叶少华

## 情感兵站

眺望，军人的情感故乡

在我最初的印象里，花是娇弱的。第一次感受到花之坚韧，是在当兵之后。

1985年5月1日，刚好放假，班长带着我们去爬泰山。我们从夜里12点开始爬，到早上4点多登上岱顶，找好位置等着看日出。看完日出，太阳升起，这时我才发现眼前竟是漫山遍野的海棠花。班长告诉我们，泰山盛产海棠花。泰山岱顶的海棠林，面积有140余亩，后石坞元君殿及元君墓周围还存有百年树龄的3株古海棠树。

岱顶高山风烈，气候条件恶劣，一般林木很难生长，海棠却有极强的适应力，扎根于岩石花木之间，坚强生长。作为泰山主要时令花木，海棠每年恰逢四五月间开放，姹紫嫣红，甚是娇艳，成为泰山早夏时节的一大奇观。后来，班长带着我们在连队种下海棠，成为连队的一道独特风景。

同年，部队接到命令，紧急驰援边境地区自卫防御作战。我们到达边境时，持续的炮火将老山的主峰削平了两米多，山上一片焦土。然而在那崇山峻岭中，有一种野生的老山兰，顽强地生长在密林草丛中。老山兰如翠如玉的枝叶，如钢似剑的躯体，仿若战士伟岸的身姿，默默地扎根在山上。这种兰草，生命力极强，不怕狂风暴雨，不畏严寒酷暑。在硝烟弥漫的战

场上，即使炮弹把它炸了，只要有一把湿润的泥土，它就能顽强地生存下来，生根、发芽、开花，绽放出沁人的芳香。

在坑道、掩体、堑壕、猫耳洞旁，到处可以看到老山兰。战士们把它栽种在干粮筒、炮弹箱、罐头盒里，相伴着度过难忘的日日夜夜。每当后方的亲人来到阵地慰问，很多战士都会送上一盆自己亲手栽种的、带着硝烟味的老山兰。

老山兰，开在战火中，也永远开在我的心中。我的军校同学张振霞当时是二连连排长，战时加强到四连。离我们下阵地仅剩6天时，某部二营官兵陆续上阵地来接防。当时，兄弟部队的战友因不适应战场环境而发生腹泻，张振霞之前当过卫生员，就主动申请到另外一个猫耳洞去送药看病。那天中午12点半左右，他送完药回到自己的猫耳洞门口时，一发敌军炮弹落在离他4米远的地方，他当场牺牲。我的好同学、好兄弟、好战友张振霞，就这样长眠在了老山。从此，他就像那风中摇曳的老山兰，永远盛开在祖国的西南边陲。

2005年，我来到美丽的侨乡江门驻军工作，空闲时登上不远处的主峰山顶，观赏那成片的山茶花。这里的茶花从大枝粗、形态优美，花朵硕大、艳丽缤纷。

漫步茶花园，山茶花开得如火如荼，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美。一阵清风拂过，柔美的花瓣缓缓落向大地，似乎带着眷恋之情，让我回忆起与花相伴的岁月，回忆起像花一样炽热赤诚的人……



最可爱的人（中国画，庆祝建军95周年全国美术展暨第15届全国军美展入选作品）孙 影作



# 长征

第5583期